



SCIENCE  
FICTION

— 本年选  
— 一枚中国科幻的醒目足印

中国  
最佳  
科幻作品

2016

姚海军 /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中国 最佳 科幻作品

SCIENCE  
FICTION

2016

姚海军 /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 中国最佳科幻作品/姚海军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572-2

I. ①2… II. ①姚…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7972 号

责任编辑 涂俊杰 李 宇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插页 1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72-2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001	不能共存的节日	刘慈欣
008	浮 生	何 夕
027	闪 耀	陈梓钧
093	铁月亮	夏 笳
119	2065：冰棺时代	张 冉
126	神 仆	索何夫
174	至高之眼	腾 野
183	博物馆之心	糖 匪
201	电 魂	犬儒小姐
271	肇事者	刘 洋
276	404之见龙在天	凌 晨
309	再见哆啦A梦	阿 缺
367	响	钛 艺
387	一生之签	孔欣伟
402	哪 吒	江 波
419	无数个新年	灰 狐

# 不能共存的节日

| 刘慈欣

1961年4月12日，拜克努尔航天基地。

谢尔盖·科罗廖夫站在被烧黑的发射架旁，虽然火箭升空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导流槽中仍有热浪涌出，给这里的早春带来盛夏的感觉。他抬头看看蓝天，尾迹已经消散，在那看不到的太空中，人类第一名宇航员已经绕地球飞行了大半圈。

“总设计师同志，请接受一个普通人的祝贺！”

科罗廖夫回过头来，看到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中年男人对他伸出手来，从服装看他是基地级别最低的工人。科罗廖夫握了他的手。那人从裤口袋中掏出一个瓶子，又从另一个口袋摸出一个小金属酒杯，“我们得喝一杯，总设计师同志，可我只有一个杯子。”他咬开瓶盖给杯子倒满酒。

科罗廖夫接过那个脏兮兮的杯子，他现在已经疾病缠身，结肠上有肿瘤，不适合喝酒。再说在这个伟大的时刻，他完全可以无视这个人，但科罗廖夫这时可以怠慢官员和将军，却不会无视这个最底层的人，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年，他的身份比这人还低，饿着肚子在矿井里搬石头。

那人拿着瓶子与总设计师碰了一下杯，然后猛灌一口。

“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您能允许我讲个笑话来庆祝吗？”

科罗廖夫也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伏特加像火箭燃料似的把热乎乎的感觉传遍全身。

“您再来点儿。”那人给科罗廖夫的酒杯斟满。

“谢谢。你的笑话？”总设计师微笑着问。

“我是一个外星人，您就叫我……G吧，我来地球考察，我的兴趣是地球的重要节日。”

“哦，那你的收获一定不小，只要你调查的范围足够广，地球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节日。”

“我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那些都不是重要节日，事实上，真正的重要节日我一个都没有发现。”

“圣诞节不重要吗？”

“当然不，尤其对布尔什维克而言。”

“那新年呢？”

“也不重要，这颗行星又公转了一圈而已。”

“那你认为的重大节日是什么呢？”科罗廖夫有些心不在焉，他转身向不远处的军用吉普走去，他要回控制中心了，东方号飞船即将开始减速，开始载入过程。

“比如说分裂节。”

“什么？”

“地球上生命细胞的第一次分裂，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几十亿年前吧。”

正要上车的科罗廖夫停下来，扶着车门回头看着G。

“再比如登陆节，就是生命从海洋爬上陆地的那一天；下树节，长臂猿从树上下来的第一天；还有直立节、工具节、取火节等等。”

“但这些节日，我们是无法知道具体日期的。”科罗廖夫说。

“那可以随便定一个，其实圣诞节就是在公元三百多年时由教

会随便定的,《圣经》上根本没有记载耶稣是什么时候生的。”

科罗廖夫要上车,G拉住了他,“总设计师同志,我想说,今天就是人类一个重大的节日,我把它命名为诞生节。”

“谁诞生?”

“人类。”

“人类早就诞生了。”

“哦,不,如果您此时处于加加林上尉,哦,他好像刚升为少校的位置,就会发现地球是一个蓝色的子宫,婴儿只有出了子宫才能称为诞生……哦,总设计师同志,很抱歉我的笑话不可笑。”

科罗廖夫再次同G握了一下手:“很有意思的,谢谢你,同志,我以后会每年都庆祝这一节日的。”

“哦,不不,”G摇摇头,“今天是否能真正成为诞生节,还要等等看,还要等等看才知道呢,总设计师同志。”

总设计师的车开走后,G大脑中的通讯单元把一条信息发往月球上的中转通讯站,由此发回母星:蓝星纪年1961年4月12日有可能成为诞生节,目前评估可能性为52.69%,持续监测中。

2050年10月5日,北京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人机工程研究中心。

大屏幕上显示:

窝西淫累,窝向西桶鼠入自慰鼠具,山.14一壶酒,虫屎。

我是淫类,我向系桶输入思慰数具,3.14一壶9,虫试。

我是人类,我向系统输入思慰数据,3.141壶9,重试。

我是人类,我向系统输入思维数据,3.14159。

最后一行显示后,实验室里爆发出欢呼声。这些数据是从一

个人的大脑直接输入到计算机中，实验者戴着大脑感应头盔，第一次实现了人与电脑的直接连接。

兴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人们开始散去，脑机接口项目首席科学家丁一也从兴奋中平静下来。

“各位老师，请接受一个普通人的祝贺。”

人们回头，看到一个夹着一把扫帚的中年男人在对他们微笑，这是实验室的勤杂工，之前他们间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人放下扫帚，从工作服口袋里拿出一瓶酒，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摞显然是从门口饮水机上拿来的纸杯，分给大家后挨着倒酒。

“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有人问，像以前创造历史的科学家一样，他们多少意识到这个突破的意义，但也没有十分把握，因为许多当时看似划时代的成果都湮没于时间之中，他们此时只有项目完成后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一个勤杂工居然对这个成果如此兴奋，让他们很好奇。

“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勤杂工说。

人们开始喝纸杯里的酒，北京二锅头把热乎乎的感觉传遍全身，像更新系统的数据传遍网络。

“在这个伟大的时刻，能允许我讲个笑话来庆祝吗？”勤杂工说。

“笑话？呵呵，你讲。”

“我是一个外星人，您就叫我G吧，我来地球考察，我的兴趣是地球的重要节日。”

“哦，那你的收获一定不小，只要你调查的范围足够广，地球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节日。现在节日的数量还在很快增加中，像光棍节什么的。”

“我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那些都不是重要节日。我



是想说，今天才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科学家们互相看看，会意地点头，丁一对G说：“有可能，你把这个节日叫什么呢？”

“我还没想好。”G仰脖把瓶里剩下的一点酒喝了，“唉，上次喝酒是和总设计师同志，可敬的总设计师同志。”

“总设计师？还是同志？是谁？”有人问。

“科罗廖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

丁一点点头：“人类第一艘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不过，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你吧？”

“丁总，人家是外星人。”有人打趣道。

“呵呵，我忘了，不过，G先生，”丁一抿了一口酒，“科罗廖夫、冯·布劳恩这些伟大的前辈确实值得敬仰，但我们今天的突破有可能使他们所有的努力全无意义。”

“哦？”G露出很天真的疑问状。

“这个突破之后，脑机连接技术将走上康庄大道，将飞速发展。很快，互联网上连接的将不是电脑而是大脑，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人的记忆、意识和全部人格将能够上载到计算机和网络中，人类有可能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虚拟世界，你想想，在那里人什么都可以做，想什么就有什么，像上帝一样。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拥有整个星球。”

“甚至整个宇宙，每个人一个宇宙。”G说。

“对呀，所以，飞出地球太空航行算吗呀。”一个操着津腔的年轻人说。

“其实这个伟大的进程早已开始，”丁一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VR、物联网……记得吗？几十年前父母们居然责怪孩子们沉溺于网络，而现在，断开网络沉溺于现实是最让人不齿

的懒惰和堕落。今天的突破，让人类迈过IT伊甸园的最后一道门槛。”

“外星人先生，”有人说，“你能想象一下人类未来的IT天堂吗？”

“未来的虚拟世界确实是天堂，在那里面每个人确实是上帝，其美妙是任何想象都难以企及的。我只想象一下那时的现实世界。开始，现实中的人会越来越少，虚拟天堂那么好，谁还愿意待在苦×的现实中，都争相上载自己。地球渐渐变成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后，现实中一个人都没有了，世界回到人类出现前的样子，森林和植被覆盖着一切，大群的野生动物在自由地漫游和飞翔……只是在某个大陆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深深的地下室，其中运行着一台大电脑，电脑中生活着几百亿虚拟人类。”

“哇，好诗意！小李，再弄瓶酒去，哦，不用，外星人先生，和我们一起吃庆功宴去！”丁一搂着G的肩膀说。

G摇摇头，把手中的空酒瓶放进垃圾篓，弯腰拾起扫帚，开始打扫经过几天通宵工作凌乱的实验室，他在做的时候用梦呓般的声音轻声说：“与总设计师同志分别后，我在太空中漫游，又探访过无数的世界，那些行星，蓝的、红的、黄的……各种颜色的子宫，智慧文明在其中孕育，在现实中成长，飞向太空，却在虚拟世界中熄灭，像荷塘中的萤火虫，一闪一闪，最终消失在暗夜里。你们看看星空，一片寂静，知道为什么了吧？哦，各位，很抱歉我的笑话不可笑。”

G拿起垃圾篓，慢慢走了出去，他的背影显得苍老了许多。

“原来是个文青耶。”有人悄声说。

“呵呵，这就是所有文青的未来，只有虚拟世界才能救他们。”

丁一说，引起几声窃笑。

在实验楼的大门,G大脑中的通讯单元把一条信息发往月球上的中转通讯站,由此发回母星:蓝星纪年蓝星纪年1961年4月12日疑似诞生节取消,2050年10月5日确定成为重大节日,暂命名:流产节。

2016年2月13日《不存在日报》

# 浮生

| 何 夕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道德经》

## 一、正世界

灰灰感到眼前骤然划过一片闪光，与此同时，那种冰凉的柔软感迅速从他的掌心里滑脱。

他甚至还来不及品味这番变化带给自己的惆怅，正世界的光线已经很明亮地布满了他的整个视野。

灰灰低头注视着自己像真空一样稀薄的右手，想要找到一点那种冰凉的柔软所留下的痕迹，但是他看到的只是一些枝丫般交错的脉管平淡无奇地在紫色的表皮下面跳动着。这样的注视对灰灰来说是常有的习惯，他曾经试图改掉但却从未成功。

四周是极度的空旷，那些散布飘荡的菌丝般的亮质不仅没能消除反而夸大了这种空旷感。灰灰囓住其中的一丛亮丝，顿时有

股暖流从他的口腔走遍全身。这时他看见自己的手臂已经开始微微发蓝，他知道这样的变化将一直持续下去。因为这是在具有负熵的正世界，任何系统的熵值会从负一亿变成负一万、负一千、负一百……越来越大直到为零。熵对应着无序，熵的增大意味着失去秩序，就像墨水在清水里漾开，就像时间一去不回。随着熵的增长，灰灰的身躯最终会变成像进入暮年的红巨星一样的颜色。

灰灰并不很清楚刚才吮进嘴里的那些亮丝的能级，他不像别人一样讲究这个，不过凭感觉估计那种亮丝的能级比此刻的自己要高出不少，在正世界里这意味着他的熵将减缓变大的速度，也就是说他可以在正世界里停留更多的时间。按理说灰灰应该为此高兴一下，但他只过了几秒钟便再也提不起兴致。灰灰知道这都是因为那种冰凉的感觉。灰灰想到这一点时感到了无可名状的悲伤，几滴雾状的泪珠渐渐自灰灰的眼角浸了出来，使得他体内的熵曲线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向上脉冲，他身上的蓝色正逐渐清晰。

遥远的包容一切的天幕上有无数的恒星正在增长着它们的熵，灰灰根据此处的星空看不出关于方位的指示。实际上他从来就不关心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当然，如果不求准确的话，他倒是可以说自己是在宇宙里，但这显然没有什么意义。灰灰摇摇头，不打算再继续思考这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尽管此时灰灰心中因为那种冰凉感觉所激起的惆怅还没有消散，但他知道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能摆脱这种感觉，正如以前无数次的情形一样，灰灰用力叫喊一声，清越的声音涟漪般远去。严格来讲，灰灰发出的只是电磁波而非声波，但灰灰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偏爱沿用“声音”这种说法。与此同时，灰灰扭摆了一下自己能量的躯体，开始以光的速度向宇宙的深处渗透。

## 二、负世界

莺莺的手依然紧握成一团，手臂僵直地伸向前方，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线牵引着。仅仅在片刻之前，她的心中还装满了快要溢出来了的欢乐，当时她完全忘记了分离的时刻正随着灰灰紫色的手臂变得越来越烫而越来越近，并最终成为现实。

莺莺是最后一个印证  $E=mc^2$  这个伟大公式的人，这是她父亲敖敖的安排。敖敖让全世界的九十亿人在两百年里为莺莺作了九十亿次实验，证明一切无误后，冷库里的莺莺才从一场漫长的冬眠中被唤醒，并在一阵莫名其妙的闪光之后变得轻灵无质。没人有资格去责怪敖敖的偏心，因为他就是第一位受试者。其实就算有人想责怪他也办不到，敖敖早已在首次实验中灰飞烟灭。

莺莺低头看着自己修长的红色身躯，耳边仿佛又听见了灰灰那如絮的私语。

“你的颜色很特别，是一种让人感到光滑和柔软的嫩红。真好……”

莺莺记得灰灰说这话的时候伸出了紫色的手在她嫩红的肌肤上抚摸着，让她在心里产生一千个挣脱的念头，但身体却只是不争气地颤抖。当时她真想大声说自己就是莺莺，但她实在没有把握灰灰是否还记得两百年前的相识，尽管对莺莺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真正存在过。

莺莺还记得灰灰跟着她的父亲敖敖走进转换实验室时，自己就站在不远之外茫然无措地看着他们，她还用力呼喊了几声，但他们显然没有听见。只有敖敖的另一名助手艾艾看到了莺莺眼中

的泪水，递给她一张纸巾。莺莺当时很想冲过去告诉他们自己有多么不舍，十九岁的她其实已经把全部亲情交给了敖敖，同时把全部的爱情交给了灰灰。但是莺莺最终没有说一个字，因为她知道和全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相比，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情怀实在渺小得不值一提。

莺莺叹口气，一种疲倦的感觉使她不自觉地嘬住那些飘荡的亮丝，她知道这种疲倦正是在刚才灰灰紧紧抱住自己时成形的。她记得当那种天地易位般让人目眩神迷、灵肉沸腾的一切终于平息下来之后，自己轻轻说了声“我是莺莺”，而接下来灰灰的表情便像一幅定格的胶片般再难从莺莺的脑海中抹去。灰灰难以置信地愣住了，而后两百年的时光阻隔在刹那间如同一张薄纸被洞穿而过。灰灰的眼睛告诉莺莺，他的精神已经回到了两百年以前。于是在莺莺的心中巨大的幸福感漫空而来，她终于知晓两百年前的那个少女一直都活在灰灰的心中一隅。也就在这个时候，灰灰灼热的紫色手臂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自她手中滑落……

四周静极了，只有星星们在眨动着不知疲倦的眼睛，它们中有许多现在看上去还显得很暗，但在未来的亿万年里所有的星星都会越来越亮，因为这是在有正熵的负世界，任何体系的熵将越来越小直至为零。也就是说秩序正在建立，物质间的温差会不断增长。对任何体系和任何人而言，熵在零点的时刻都是一种极致的平静，这时内部的一切运动都因能量的终极平衡而冻结了，那一刻无所谓存在也无所谓死亡，实际上没有人知道那一刻究竟有多久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记得的只是眼前划过一片闪光，随即那些刚才还能亲眼见到、亲手触到的一切都如同镜子的反光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无所不在的命运之手已将自己抛在了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不可知的地方。

莺莺怔怔地环顾四周的穹窿，心中陡然升起无尽的悲伤。她知道灰灰其实就在这片穹窿里，甚至有可能就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但她却无法感知他。因为灰灰是在正世界里，那里的普朗克常数是正数，而莺莺现在所在的负世界却具有负的普朗克常数。那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数，如果写出来的话就是  $6.626 \times 10^{-34}$ ，单位是焦耳/秒，它是构筑宇宙的最基本单元。

这时一颗很小的彗星从莺莺面前划过，它看上去行动迟缓，只是因为此刻它正好和莺莺朝着同一个方向飘荡。透过冰封的外壳，莺莺看到了彗星深色的内核，她止不住想那也许就是彗星的大脑，进而她又想到彗星如果有知，它一定认为它在宇宙无数星体的引力作用下的穿梭都出于自己的意志。想到这里，莺莺终于哭出了声，但在空旷无垠的宇宙空间里却显得婉转至极，如同传说中的风铃。莺莺的身躯已经变得黄灿灿的。

莺莺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再遇到灰灰，只知道经验值是一分钟左右有一次与其他人在可感知距离上相遇的机会。按照这样的概率，只要她和灰灰没有被黑洞或是巨恒星吞没的话，一到两万年后还有可能见面，但莺莺不知道这个时间究竟应该理解为希望还是绝望。

### 三、底牌

灰灰的飞驰实际上刚刚开始便停了下来，准确地讲，这段时间的长度其实是零，但对别的事物来说这可能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飞驰的刹那里，灰灰以光的速度存在着，时间、空间对



他来说都如白驹过隙般毫无意义。

灰灰停下来的原因是疲倦,这种极限的飞驰令他的熵过快地增长,他看见自己的肌体已变得碧绿,就像是传说中的草的颜色。他实在想不起自己这次有没有经历过蓝和绿之间的青色,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他转而去想自己要多久以后会遇到另一个人。按经验大约是一分钟,但有时却又连十秒钟都不到。灰灰以前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这种情形往往会紧跟着让你一两个小时都遇不到一个人。当然,这里所说的时间是按低速运动的状态来计算的。概率是一块坚硬而固执的铁,它不动声色却非常有效地让每个人知道一分钟遇到一个同类才是合理的安排。

灰灰的老师敖敖是第一个揭示永恒的秘密的人。在他之前,人们以为永恒只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幻。太阳升起来就会落下,时间一去不复返。再坚硬的石头也会风化,直到成为一堆细沙,所有的粒子都会衰变,哪怕是半衰期超过三十亿年的质子。再曲折的故事只要开始了,就只能朝着结束的方向奔去。但是这一切都由敖敖而改变了,因为他发现了负世界。敖敖证明了那些人们以为逝去了的东西其实只是换了另外的方式存在,正世界每一份失去的秩序都在负世界里得到相等的补偿,反过来情形也是一样。敖敖的方程式证明宇宙是两个此消彼长、相互嵌套的理想弹簧,自洪荒时便相拥相抱直至永恒。

是的,宇宙由两个弹簧组成,这正是敖敖超越前人的地方。处在其中任何一方都只能看到时光流逝一去不回,但只要将两个弹簧连在一起就会发现永恒。一个世界里的星星越来越暗淡的时候,另一个世界里的星星却越来越明亮,当一切发展到终点的时候却发现终点消失了,因为一个世界的某次结束正是另一个世界的